地鐵

李憶著

文化什錦

每次搭上地鐵，不論是在東方或者是在西方；不論是在北京、香港，還是倫敦、巴黎，感覺都是一樣的——彷彿眞的是到了黃泉。

人類所佔據的空間，地面不夠用了，於是便轉向地底進發。這是怎樣的一種思路呢？而那第一個想到的人，絕非只是思路那麼簡單——如此巨大的地底活動量，細想之，實在無法不驚訝。

可不是，人間是在陸地上的，活着的人怎麼老在地底下穿梭？所謂陽間，顧名思義是陽光普照的地方。而陰間，不就是陰曹地府嗎？我總是不能自已地以時間和空間交疊思想，卻難切實際。每當搭上地鐵，坐在輕微晃蕩的車廂裡，面對着沒有空間也沒有風景的車窗，總是先想到黃泉。感覺已經逾越了人間的界線，再往下去便回不來了……因而在地鐵裡心裡總是很忐忑，一直想着要快點冒出頭來，重返天日才得以安心。儘管車廂裡燈火通明，地鐵站也一點都不陰森，可是那種通明，畢竟不是天光。

倫敦的地底尤其像黃泉。因爲寒氣，因爲陳舊，（階梯還是木製的呢）看上去更具滄桑感。線路有如八爪魚，我們每次搭地鐵，都得攤開路線圖詳加研究一番。有一次，已是午夜時分，在燈光幽暗的角落找一條路線，心裡越是急越找不着——只因不熟悉這個城市，做什麼都得比別人多花些力氣，慢上一拍。等到能夠掌握了，胸有成竹時，卻又到了作別的時候。這也是人生。

當然，倫敦的藝術豐富，文化深厚，但是眞的算不上是個好地方。主要是她霧濃陰氣重，大多數的時候都是陰天，老看不到太陽露臉。即使沒下雨也覺得濕答答的，那是霧氣變成了水。搭地鐵，人在地底下穿梭，就更覺得陰氣重，心情驟然低落，眞的，悲觀的人，心理狀態不夠健全或強壯的，千萬別選擇在倫敦逗留，特別是在冬天。

好多年前了，曾看過一項有關西歐人自殺的研究報告，着實被嚇了一跳。倒不是因爲數字，而是自殺竟有季節性！原來在西歐國家，一到入冬，自殺的人數就會上升。換句話說，冬天最多人自殺。爲什麼呢？經專家研究所得，原因在於：環境能影響人的情緒。歐洲的冬天漫長而寒冷；天空總是灰蒙蒙的，下午四點不到天就黑了。這樣的天氣，這樣的氛圍，容易使人情緒低落。尤其是那些鬱鬱不得志，胸中塊壘鬱積的人，就會感到萬念灰蒙，特別沮喪……

冬天除了寒冷，整個氛圍也顯得蕭瑟，人們下了班後都步履匆匆地往家裡趕；圍坐在家中壁爐旁閒聊比在天堂更幸福。那是有小孩的家庭。年老的夫婦，沒那麼多話，則喝杯小酒，靜默地盯着電視屏幕。屋外風聲呼呼，估計是下雪了。老太太用條羊毛圍巾緊緊的裹自己，咳嗽着說：這是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

老太太對冬天的第一場雪格外有感觸——她的女兒過世好幾年了，那年冬天，下第一場雪的時候，她開了煤氣，平靜地死在床上。

這是旅居倫敦的朋友告訴我的。她與那對夫婦毗鄰而居。她說：他們很靜，靜到全日都沒一點聲音。但不用擔心，沒事。到底是在倫敦。

奇怪的是，相較之下最不像黃泉的竟然是北京的地鐵。黃泉，不是屬於中國的嗎？但是「事無絕對」。北京的地鐵和站，永遠人山人海，所以它眞不像黃泉——人多啊，必然陽氣盛，即便是到了黃泉，也是陰衰陽勝。

宋子文是否「貪」

余仁杰

人與事

筆者曾撰過一篇《「四大家族」之宋子文》的短文（刊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公報》），簡介了史學界近年來對民國重要歷史人物宋子文研究的新成果，還原一個歷史眞實的民國高官宋子文。他有兩大歷史功績：一是爲推進民國經濟現代化和財政制度現代化進行很多有效改革，使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呈現「黃金十年」；二是爲中國的抗日戰爭爭取到所需的國際援助，通過外交談判收回關稅自主權、廢除各國在華的治外法權等，以洗刷國恥。同時，對長期以來有關宋子文所謂貪佔傳聞予以否定。

自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今年一月三十日，「緣起緣落——宋子文與廣東」專題展在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展出。與此同時，「宋子文與廣東」國際學術研討會亦在廣州舉行，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景平、台北孫中山紀念館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劉碧蓉等多名海內外專家學者參加。對上述兩項活動的相關報道，特別引起筆者關注。

宋子文（一八九四至一九七一）與廣東特有緣：他是原屬廣東的海南文昌人，出自美國哈佛大學。一九二三年經二姐宋慶齡的介紹，宋子文南下廣州，以其出色的理財能力得到了孫中山的欣賞和重用：一九二四年擔任廣州中央銀行行長，一九二五年擔任政府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中央銀行行長、廣東省商務廳長等職務。後隨國民政府北遷，任職南京國民政府期間三度回粵，指導財政的整頓。抗戰結束後，宋子文回粵主政，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以期建設一個新廣東，但終因國民黨的敗退而未能如願。一九四九年六月，宋子文離開廣州，先赴法國，後一直定居在美國紐約，於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逝世。

此前傳言，稱宋子文一度大發國難財，財產有七千萬美元之巨，是「民國首富」。對此，吳景平教授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特地指出，宋子文逝世後留給妻子的遺產，根據美國公證資料只有五百萬美元。「蔣介石的情報機構對官員都有監視，學界尚未發現有宋子文貪污情報的材料；蔣介石不喜歡宋子文，對宋的指責也只是不聽話、狂妄自大，但沒有貪污這一條。」

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對近期史學界有關宋子文的研究成果中，特別關注這位一度被稱之爲「民國首富」的民國高官究竟有沒有貪佔事實，答案幾乎全是否定。這使筆者想得很多。

首先想到的是陳伯達在一九四六年推出的影響深廣的《中國四大家族》一書。該書被稱作「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的學術著作，用事實、考證、數據等手法，指控國府高層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以權謀私、掠奪民脂民膏，其家財至少達二百億美元。這在當年的宣傳作用不言而喻，但五十年後人們才知道此書失實錯謬百出，無學術可言。儘管當年國民黨在大陸實行一黨專政，吏治敗壞，貪腐成風，民衆怨聲載道，它敗退台灣是咎由自取；但四大家族是否也貪腐成風得看具體事實。如今人們都已知道，蔣介石一家並無多少財產，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清廉在國民黨中是很出名的；比較有錢的只有宋子文、孔祥熙兩家（主要是兩家子女借家族背景經營所得），「首富」宋子文去世時留給妻子的遺產也只不過五百萬美元，孔家也不會多到哪裡去。那麼陳伯達在書中稱四大家族私產至少達二百億美元的根據何在？一是把當時所有的國有銀行、企業都算成四大家族私產；二是移花接木，將所有與蔣宋孔陳的姓氏名諱有點關係的公私工商產業都歸到四大家族的名下。長久來人們都信以爲眞。

陳伯達此舉被一些人認可：「在政治上爲了善的目的，可以用惡的手段」。這一思維在大陸頗有市場。於是筆者想到「文革」中爲了打倒「最大走資派」、國家主席劉少奇，專案組給他編造了「叛徒、內奸、工賊」的假材料進行誣陷。這又是一個典型案例。

一九八〇年特別法庭審判江青時，宣布她犯有誣告陷害、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七項罪，罪證確鑿。但一九七七年中央十號文件附件中還有她是「叛徒」的材料。其實江青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後與毛澤東成婚，對她的歷史是審查清楚的，不存在「叛徒」問題。這回是專案組爲給她加罪，採用非法手段硬給她按上。

寶唯的四季

李　夢

黨西札記

不修邊幅一臉疲態坐地鐵的寶唯被偷拍，居然引來網上網下如此多的圍觀。冷嘲熱諷也好，唏噓慨嘆也罷，至少說明寶唯並沒有被遺忘，不管是以黑豹樂隊前主唱還是以王菲前夫的身份。

不過，兩個身份中都有一個「前」字。或許，對於很多人來說，寶唯已經是一個過去的符號或象徵了。人們只是單純從他衣着樸素又有些謝頂的模樣便揣測他現在過得並不如意，卻不願或無暇了解如今的寶唯，作爲一個音樂人，究竟在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很容易被何勇那句「張楚死了，我瘋了，寶唯成仙了」迷惑，以爲當初紅極一時的「魔岩三傑」終難逃脫盛極而衰的運命，其實不然。離開黑豹離開搖滾之後的寶唯依然在寫音樂，只不過風格較之以往迥然不同罷了。我甚至不想用「仙樂」和「遁世」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後黑豹時代的寶唯，因爲他筆下的純音樂以及所謂的極簡主義嘗試，都是親切易懂的，並不像有些實驗和先鋒音樂家推崇的那樣，有意拒斥與觀衆互動。

二〇一〇年，寶唯音樂工作室發行專輯《早春的雨傘》，開始了一場由春到冬的四季之旅。之後的《笛音夏扇》、《入秋》和《簫樂冬爐》，延續了「四季系列」首張唱片清涼素雅的封面設計，或青或灰，毛筆字寫在五線譜上。

其實，單從唱片封面結合中（毛筆字）西（五線譜）元素的設計上，已能見出寶唯在其音樂寫作上糅合東西的嘗試。所謂的「糅合」，既體現在配器上，也體現在旋律本身的敘事和架構中。《早春的雨傘》中，寶唯和拍檔張薦請來各自的父親加盟，寶紹儒善吹笛子，張榮舫演奏單簧管。在此中西樂器合作的基礎上，這些無標題的旋律中又混入電子音樂元素，添多一重聯繫傳統與當代的敘事。相似的，在《簫樂冬爐》中，合作的雙方變成簫與鋼琴。東西兩件樂器對照，前者若片狀雲，後者輕擊若雨點，也是南方初冬寒雨夜裡常見之景。

至於旋律，其中固然有實驗和先鋒音樂的影子，但在我看來，仍是中國傳統民樂的成分偏多。不論《早春的雨傘》，《笛音夏扇》抑或《簫樂冬爐》中，寶唯寫給笛、簫、揚琴和瑟的旋律，都沿循了傳統國樂的五音調式。偶爾的，由鋼琴和結他這些外來樂器奏出若干突兀的不和諧音，卻從不曾搶了中樂的風頭。可以說，寶唯如今這些「不開口」的歌深具禪意，是對當下浮躁與喧嘩的一次恰到好處的反撥。不過，他旋律中的傳統意味和所謂的東方哲思仍顯得過濃了，令到他在探索新音樂和後現代風格時，不如日本人武滿徹走得那樣遠。

生於二戰時期的日本作曲家武滿徹同樣致力探索如何糅合東西方樂音，思考如何令到筆下旋律既能體現東方式悠緩超然的哲思，也可借鑒西方電子和爵士音樂元素。在我看來，他在作曲上相較寶唯高明的一處在於，他握住了日本傳統音樂鬼魅奇崛的內核，而非單取其形。以《秋庭歌》（In An Autumn Garden）爲例，武滿徹嘗試在這張唱片中還原日本宮廷雅樂的榮光，只是此處的「還原」，不可避免地要烙上電子音樂的印痕。尺八、笙和簫等古樂器仍被使用，只是相對傳統雅樂演奏，武滿徹的《秋庭歌》在節奏和音韻流動上更顯得自由，即興的味道也更濃。他自己曾說過：「我並不想控制音朝某個固定方向運動，我只是釋放它們，讓它們自己運動起來。」這話聽上去有些玄，細想來，不過是強調了音樂寫作和演奏中即興（improvisation）的重要性。像彈珠遊戲一般，作曲家只需施加一個原初力，那些珠子一樣的音符便會四散開來，互相碰撞躲閃，最終排布出多義的、謎一般的陣型。

同樣的，寶唯也一直在探索即興寫作的可能性，可與武滿徹相比，他顯得更小心翼翼些，或許是爲了照顧聽衆的口味也說不定。不管怎樣，離開黑豹樂隊和王菲之後的寶唯，單從音樂上講，確實經歷了一場脫胎換骨般的轉變。聽說寶唯遠不像網上流傳得那樣潦倒，他相當頻繁地出唱片，偶爾爲電影配樂，也參與演唱會和音樂節等公衆活動。經歷了黑豹時代和「魔岩三傑」的夏花般絢美的時代，音樂人寶唯有理由離開，走入下一個季節。那些以貌取人的淺薄的看客們，不妨先去聽聽他的「四季」再發言吧。

年輕時候的寶唯

《簫樂冬爐》唱片封面

春來看秋

陳志宏

人生在線

作家巴金有部小說叫《春天裡的秋天》，名字太絕妙了。在他看來，春秋不僅是伴生的友情，還有共生的血緣親情。

四月春盛，陰晴不定，驟冷驟熱，像個喜怒無常的孩子。一條短信被轉瘋了，全民一起感春嘆秋，盡情釋放幽默因子和娛樂精神。立此逗樂：「在南昌，流傳着這樣一個美麗的傳說：很久以前，南昌的冬天愛上了南昌的夏天，可是他們始終不能相見。後來，他們爲了在一起，南昌的冬天幹掉了春天，南昌的夏天幹掉了秋天，從此，他們永遠在一起了。之後，他們生了個兒子叫倒春寒，生了個女兒叫秋老虎。南昌人民愉快地過起只需棉衣和短襪的幸福生活。」這樣的短信，起因是三天之內，氣溫從攝氏三十二度到攝氏九度毫無過渡地來回倒騰，像翻滾過山車，極度刺激，人們大呼跟不上這變化的節奏。

江南也是有春和秋，只不過不夠明顯，不夠漫長罷了。春秋時節最舒服，一個希望在心，一個收穫在手，不冷不熱，給人滿滿的幸福。一個秋日，有位老農深情地感嘆：「這樣的日子太舒服了，就是拿皇帝給我當，我也不願意換。」在「當一國之君」和「樂活在秋天」的二元選擇中，這位樸素的中國農民毫不猶豫地勾選後者，秋之愜意，以此可見一斑。

江南四季，冬夏最明顯，冷得夠威，熱得夠猛，一冷一熱，毫不含糊，恣肆汪洋。春秋則不同，溫涼舒適，像一對雙胞胎，長相差不多，性格也差不離。秋高氣爽，風輕雲淡，是秋日顯著的標籤，秋風掃落葉是其與衆不同的logo。這就是傳說中的秋色秋韻。

江南春日看秋景。如果你不生活在江南，對此一定深感不可思議。江南人看慣迥異的風景，見怪不怪，習以爲常。

春日裡的秋景，少不了風的配合。秋風和春風一樣都是風，其本質的分野在於濕度，秋風乾燥，春風溫潤。不過，一場秋雨過後，那風之味便與春無異。換個角度春風，如果春晴久無雨，便和秋風一樣乾燥。江南盛傳一句順口溜：「春風不進屋，凍得人發哭。」初春風冷，深秋風寒，二者有得一拼。

春風含秋意。如果一場風至，落葉如雪紛紛墜，秋之韻則更足。爲春景添秋味，香樟最給力。四季常青的香樟樹，大雪壓身，寧斷枝折幹，也不掉一片綠葉，在寒冷面前保持着一種不卑不亢的紳士精神。春來風暖雨潤，樟葉有失矜持，像是耐不住性子，紛紛飄落，落了一地的秋涼景。落在地上的葉片，密密擠擠，一陣春風一陣響，仿秋聲在明媚春光裡歡唱。

我曾淺薄地認爲香樟樹晚節不保，能躲過寒冬的煎熬，卻抵擋不住溫暖的誘惑，以落葉的方式向溫暖舉白旗。其實不然，香樟是犧牲自己名節爲代價，爲江南春景帶來不一樣的層次，給春日預設一道浪漫的秋景。香樟樹大公無私，爲江南春景的多樣性創造了全新的樣本。

春來江南有秋景，初吟誦此句，頗有一些彆扭。如果置身其中，春來江南看秋景，觸景生情，在奇異裡感受奇妙，直教人流連忘返。

眞實的自己

流　沙

如是我見

二十多年前，我剛到這座城市的時候，這家「白鐵皮店」就開在那裡了。一個永遠穿着灰黑色外套、整天沉默寡言的男人，每天拿着錘子在「叮叮咚咚」地敲打，店面裡掛滿了鐵皮盆子、勺子、管通……

就在這個冬天，這家店休業了。還是那個男人，站在門口，兜售他敲打出來白鐵皮各種生活用具。他背後的店裡，幾個穿着花枝招展的姑娘在指揮兩個民工打掃衛生，說是要開一家美甲店。

二十多年了，不知多少次路過，從來沒有過交流。但那個起風的下午，我停住了腳步。

「這店不開了嗎？」

「不開了，沒生意，房租也貴。現在日雜店裡塑料製品、不鏽鋼製品比我便宜，眞的開不下去了。」

我也接不上話來，對他笑笑，走開了。看上去，男人已有六十開外的年紀。這應該是他這輩子唯一的一份工作，也是一份手藝。

本來有一份手藝，可以守着它終老。可是現在不行了，那些技術高超的桶匠、木匠、篾匠……因爲機器化大生產時代的到來，幾乎在一夜之間失業了。

我有一個從業四十年的木匠親戚，他可以徒手在木頭上雕出一朵蘭花，但從十五六年前開始，他就失業在家。兒子造新房子，他自告奮勇要求新居裡的所有傢具由他來打造，他兒子斷然拒絕。因爲傢具市場裡成套的傢具價格更便宜，樣式更美觀。

這個老木匠再也無話可說。

每一個人在這個時代裡，都有可能一腳踏空。前幾天，一位雜誌編輯在QQ上給我留言，說雜誌明年休刊了，他也失業了，接下來不知怎麼辦。

我感覺到了一種墜落感，不知怎麼去安慰他。

「從一而終」的職業選擇，已經越來越受到了挑戰。原先一個工人，在崗位上呆的時間越久越值錢，越受人尊重，但現在不行了。因爲變化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世界在變，你不變化，你就落伍了。

這是一場類似於地殼造山的運動，能量巨大，無堅不摧，原先穩定的板塊正在解構，新的山脈正在隆起，滄海正在醞釀桑田，桑田正在醞釀滄海，一切皆有可能。每一塊石頭，每一塊泥土，不再屬於哪個板塊，它們全部獲得了自由。

寫新概念作文的韓寒，轉型當了賽車手，竟然拿了十多個冠軍，然後當起了導演，電影票房竟然十分可觀；說相聲的羅永浩轉身進入了IT行業，造出了手機；當了多年二線歌手的黃渤，捨棄了本行演起了電影，竟然成了中國票房之王……

有一個故事，一個在崗位上兢兢業業幹了二十多年的老員工，面對新人不斷得到晉升，他憤憤不平找到總經理，說：「比起年輕人，我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經驗。」總經理一聲嘆息，說：「問題也就在這裡，你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經驗，但你卻把這個經驗用了二十多年。」

這實在是一個經典的好故事。

濟南蜜三刀

徐永清

飲食男女

到濟南旅行，看完美景，餘興未盡，大街小巷，到處閒逛。信步之際，來到一家副食店。只見好些人們手托糕點，邊走邊吃。瞧那個美滋滋的神態，眞叫人羨慕。細打量，再詢問，原來是剛剛「出爐」的蜜三刀，難怪！

俗話說，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這是說各地人們口味的輕重與偏好。地處北方的濟南，人們也喜歡這甜蜜蜜的蜜三刀，這就徹底顚覆了這種傳統飲食觀念。這說明什麼，眞理是相對的。只要是美味的、可口的食品，哪裡的人們都喜歡。這也讓我想到往日的情景，我在昆明工作的時候，每每回江南省親，總要帶些家鄉的土特產，其中就有蜜三刀。那些北方的同仁，見到此等美食，不僅個個喜歡，還爭先恐後。那個爭搶的勁頭，簡直如同蝴蝶見花，蜜蜂見蜜一樣。大快朵頤之際，個個讚嘆。

閒言碎語不要講，喜愛甜食的南方人，在異地偶遇蜜三刀，一時間，大有他鄉遇故知之感，自然不會錯過飽享口福的良機。趕緊，咱也買點嘗嘗，嗨！這熱乎乎的蜜三刀，裹挾着一陣濃香，這香裡既有麵點的氣息，油料的芳香，芝麻的清香，亦有飴糖的氣味。這幾種香型融合在一起，撲面而來，不僅佔領味蕾，更是俘獲人心。垂涎之際，顧不了儀態，咱也學着路人的模樣，邊走邊吃，那個痛快過癮。回味之際，深感濟南的蜜三刀，色香味形，與我們江南的沒有二樣。

其實，蜜三刀是江南一帶的傳統茶點，其品質，尤以上海、南京、蘇州、揚州爲最。蜜三刀僅有麻將牌大小，中央隆起，它的外表有三道淺淺的刀痕，故名。蜜三刀的表層，散布着一層密集的芝麻，猶如夏夜的繁星，有着點綴與增香的作用。蜜三刀金黃油亮，膠黏厚實，質地酥鬆，口感香甜，回味悠長。蜜三刀不僅是上好的休閒食品，也最受人們的喜愛。

蜜三刀的吃法多種多樣，可空口吃，解解饞，甜甜嘴；也可用來佐粥，當作菜餚。在我們這兒，一些高檔的酒店，常常把它當作餐前的細點，開開胃，打打岔。不過這數量很少，僅是一小碟，只是淺嘗輒止，點到爲止，不能影響正餐。所謂君子淡嘗滋味，就這道理。現如今，在一些節假日慵懶的下午時光，在好些茶樓，常見一些時尚的女性，三兩個閨密，就着一杯香茶，再佐以一碟瓜子，一份蜜三刀，談家常，發議論，能消磨大半天的時光。這就是現代版的、甜蜜版的「又得浮生半日閒」。

就蜜三刀來說，不知情者，乍看，是重油重糖，給人的感覺就四個字：油膩、齁人。它的外觀，雖有點氣勢洶洶，先聲奪人的架勢，總讓人望而卻步，退避三舍。其實不然，蜜三刀看似油膩，其實它的油已控乾，這倒有點像回鍋肉，不僅不太油膩，反倒可口快意。就甜來說，蜜三刀採用的是麥芽糖，它的甜味不及蔗糖，甜得恰到好處，不像人們想像的齁人。再說了，麥芽糖還有健脾胃、潤肺、止咳的諸多功效。既享用美味，又有一定的保健功效，何樂不爲?!